



□雪樱

烟火里的微光

浮生

过夏天,真的是一种精神考验。连续几天,我整夜难眠。空气几乎凝滞成絮状,“呼隆呼隆”的风扇转动声,搅得我内心躁动不安。倒是楼后面的夜场人声鼎沸,划拳声、K歌声、嬉闹声与烧烤味杂糅在一起,氤氲出都市里的烟火气。

有的地方就有烟火,烟火是尘世的微光,烟火是生活的奶糖,哪怕一块,也是自我犒劳。我曾有过一次摆摊未成的经历。大约是在13年前,我刚坐在轮椅上。那时订了很多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等,攒多了没处放,又不舍得卖掉。当时,我四处求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日子过得紧巴,于是萌生念头:“咱挨着大学,不如去对面街上摆个摊卖旧杂志吧!”父亲表示反对。我反问道:“路南有个外地人摆摊卖旧书、租光盘,很受欢迎,为什么咱就不行呢?”父亲闷头不语,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

说干就干,我让母亲搬来成摞的杂志,整理、排序、分类,有几本喜欢的挑拣出来,

又找来一个厚纸板,用粗笔写上几个大字:“卖旧杂志,五折全新。”我早就谋划好,每天上午10点多,母亲把我推出去,在路南树荫处支好摊子,她即可回去,我自己守着地摊就行,最多是中午给我送点饭。但,就在决定第二天出摊时,母亲也反悔了。我抱着一堆杂志痛哭了一场。

父母自有他们的良苦用心。1995年下岗后,他们摆摊卖早点供我读书。父亲老实本分,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基本靠母亲一人张罗。买炉具、进食料、置器皿,还要抢地方,做个小本生意谈何容易呢?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母亲就起来生炉子、发面团、切韭菜,天不亮就推车出摊。起初生意不太好,卖不掉的韭菜饼和鸡蛋灌饼,只能自己吃,吃得我直反胃。诚信是最好的口碑,由于食材足、面饼大,很快生意就好起来。每当上学路过,我都过去站一会儿,偶尔也帮忙吆喝几声。

摆摊最怕坏天气,赶上刮风下雨,父母收摊回来总会阴

着脸。有一天午后,黑云压顶,突降大雨,父母被淋成落汤鸡,雨衣和篷布都盖在了车上。就要收摊回家时,有个身着制服的保安跑过来,“大姨,来仨韭菜饼,就爱吃你做的!”母亲喜出望外,双手几乎颤抖着递过去。那位保安匆匆离去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小本生意,一头连着家庭生计,一头连着芸芸众生,所结下的朴素情感皆是世间因缘,所播种的笨拙劳动皆是自我修行。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听说几位老同学结伴去夜市摆摊了。其中有位同学自己创业开公司,这两年行业发展困难,他转行干别的,业余时间摆摆摊,算是换种活法。这当然赚不了很多钱,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体验。有了这种独特体验,人生会丰盈如锦缎,丰盛如盛宴,我们会在烟火弥漫中认清自己想要什么。最令我心生敬意的“摆摊者”是文学巨匠曹雪芹——据考证他去世时四十八九岁,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那时最多二三十岁。他经历了从荣

华富贵到家族败落,从富贵闲人到布衣书生,后来一度流落民间,甚至靠摆摊给人写状子、糊风筝谋生。冬天,寒风刺骨,执笔写字打颤;夏天,溽热难耐,无处安身为家。如此恶劣环境下,他边回忆青春边自我忏悔,可以说《红楼梦》也是他的忏悔录。

《红楼梦》第66回,尤三姐拔剑自刎后,柳湘莲知道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江津渡口,他遇到道士,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这番话使柳湘莲彻悟,拔出剑来,斩断烦丝,跟随道士远行去了。道士的回答,蕴含着曹雪芹的价值观,即人来到世上,不过一介旅人,暂且歇歇脚而已。他的忏悔,源自超越世俗意义,历经各种磨难后对“空”的确认,对众生的平等对待。当他执笔时,内心一定翻腾着难以言说的痛与罚、无力与矛盾、自愧与不忍。这些都在宝玉身上得到淋漓体现——他吐血、病

痛、挨打、迷惘、发呆、出走。他的情深、他的慈悲、他的宽谅,都是曹雪芹的人格映射。

曹雪芹在开卷中自述,“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当我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才懂得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泪流浇灌,他是为还泪还债写作,才明白黛玉“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纯粹性和彻底性。对曹雪芹来说,富贵过,也乞讨过,他落笔之时,必是弃绝世俗、慈心柔肠。所以,未完成的《红楼梦》始终闪耀着烟火微光、人性暖意,每一个卑微者,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既熟悉又陌生。

突然觉得,摆摊做生意也好,街头驻唱也好,都是把自己摆进去,置身人世间,与生活贴身肉搏,在汗水、泪水凝结中,在醉眼朦胧中,触摸到柔软的心,还有坚硬的现实。我想,多年后我还是要圆一个摆摊卖书的梦,哪怕这在他眼中是多么微不足道。

喧哗的朋友圈

□安宁

世相

如今我很少看朋友圈,甚至刻意不去翻看,感觉它像潘多拉的盒子,每次打开,都会看到很多人把自己的吃喝拉撒、日常行踪、抱怨牢骚喋喋不休地放到众人面前。看过之后,原本平静的内心,很快如乱麻一团,揪扯不清。我宁肯安静地发呆,晒晒太阳,听听风声,看看行人,也不想被海量的“晒”与“秀”席卷并淹没掉。

就在片刻之前,朋友将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女人的朋友圈截图发给我看。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人是谁?明眸善睐,小巧可人,看上去好像某个二十多岁的小网红。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这是你隔三岔五就可以见到的某某啊!我听了也哈哈大笑,又忍不住想要骂人,骂那个造出美颜软件的人,可以让女人醒来后不用洗脸,用纯色的旧毛毯一裹,就能拍出一脸的风情。那个发过度美颜照片的女人,现实中穿着打扮皆是中等审美,几张自拍的照片里,却直接将五官都PS到家人不识,尖尖的瓜子脸上,是鲜红的樱桃小嘴、明亮犹如婴儿的双眸、清纯宛若少女的笑容,以至于还引来她前夫的好奇,问她是不是折腾去哪里整了容。

打开另外一个长久没有联系的熟人的朋友圈,看到他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时而为明星的绯闻与人争执,时而为国际大事操心到焦头烂额,时而对物价、房价的升降发表高论。通过朋友圈看到的他,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胸襟大度的体面知识分子模样。可是,我所熟知的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批判女人对物质贪恋之时,自己却借钱买昂贵的奢侈品,而且,还是借女人的钱。批判国人一窝蜂冲去买房之时,自己却因听信人言,借钱买房

投资,结果被骗,搞得拆东墙补西墙地尴尬度日。

朋友圈里偶尔还会有些令人悲伤的信息。几天前,微信里又一个熟人意外去世。我跟这位去世的先生算不上朋友,却常常在一些场合遇到,也曾因他总是在各式场合发表激情昂扬的超时演说甚至当众给人作诗而跟朋友吐槽过他,觉得他是那样不合时宜,甚至带着一些文人的傻气和天真。年过六十,依然孩子一样虚荣,总是将朋友圈里已经发过的个人创作的文字或者获得荣誉的消息再群发给所有人。以至于有那么几次,我被群发信息打扰,立马生出冲动,想要将他删除。但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他已经老了,不再被社会需要,而他却放不下曾经的光环,希望继续留在那些热闹的生活中。

很快,他的工作单位就在公众号发出怀念文章,短短几个小时,就有五万人点击。那些熟人的留言,将每一个侧面的他呈现给众人。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儿女,他的妻子,皆被世人知晓。甚至,他买不起车子、书房简陋、孩子一样沉迷于刊发的文字……这样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片段,都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暴露于众人面前。

我忽然觉得有些喧哗,就对朋友说,何时我意外辞世,世人也会这样给我写一篇公众号文章,引来无数相识不相识的人点赞吧?如果那样,实在可怕。朋友感慨:不知那时,能否有什么办法不让世人知道我去世的消息?到时你也会为我写一篇纪念文字吧?

不,我要将朋友放在安静的心里,永远地怀念,而不是喧哗的朋友圈。我这样想。

夏日的阳光,将大地擦拨得激情高涨,河边的芦苇像拔节的麦子一蹿一寸,叶似韭菜的马莲草直指苍穹,如端午的阳光一样挺拔。“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流传千年的儿歌,和着季节的节拍,把端午的粽香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故乡蓝田背靠秦岭,面临灞河,稻米丰硕。每年端午前,父亲都要张罗着包一锅粽子,以慰家人,以飨亲友。精挑细选的隔年芦苇叶,捆绑整齐的马莲草,放入锅内漫煮。这些原本粗糙干燥的叶子,在热水的抚慰下,经脉尽舒,容颜尽展,柔软至极。母亲趁热打铁,将那些墨绿的芦苇叶一片一片地清洗,一叶一叶地捋平叠好。洗好的芦苇叶铺在搪瓷盆里,再浇一壶热水,随着水汽散开的袅袅香味,如同沸水冲茶点染的清香,沁人心脾。父亲如三军升帐似的稳坐当中,周围摆放着母

亲淘好的白莹糯米、个大圆润的鲜红大枣以及清香的芦苇叶、马莲草。那吸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就开始了自己的演绎。三四片苇叶错落排开,两手抓住首尾,轻轻一弯,便弯出一个漏斗形状,左手握紧,右手放枣、添米,然后把尾部多余的叶子平折盖到漏斗上,再将多出来的叶子沿着漏斗周围折叠包裹起来,最后用马莲草三下五除二地系好。这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不到几秒钟就完成了,一个四棱饱满、四角尖尖的粽子便成了。

小时候我年年跟着父亲学包粽子。虽然父亲不断地重复、反复地讲解,但我总是不得要领,不是握在手心的漏斗松了,就是米漏了,抑或是包成了马蹄笼似的长形,拿在手里更不敢像父亲包的粽子那样上下左右摇晃。父亲说,包粽子不能心急,要眼到手稳,配合到位。添米时只加七成,不要太满,要给米粒散发膨胀留足空间。用马莲草捆绑要系活扣,既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会束住米粒膨胀的腿脚,太松会让粽子失形散开。没想到,看似简单的包粽子学问却如做人的道理一样深奥。而我跟在父亲后面学了十多年,终没能学会,也许年少的我总难有父亲的耐心与爱心。

南北饮食的差异,让端午粽也分成了南北两派。北方以蜜枣、豆沙为主,南方以大肉、火腿为好。不仅在口味上有区别,就连包粽子的形状、使用的材质也有很大区别,有竹叶包、马莲草绑的四角形,有槲叶包、线绳子绑的椭圆形,还有一些地方则用槲叶或荷叶一裹了事。各有各的嗜好,各有各的讲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故乡那种芦苇叶包、马莲草绑的粽子。

煮熟的粽子如拳头般大小,轻拉活扣,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晶莹透亮的米粒,还有隐匿其中的暗红色枣儿,在翡翠绿叶的衬托下,光彩照人。轻咬,细腻、糯滑、柔软、清香。若放点白糖、加些蜂蜜,更是香甜。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端午的歌谣脆生清亮,端午的粽子清香诱人。在走南闯北的生活中,我吃过箬竹叶包的肉粽、槲叶包的“麻鞋底”粽子,还有艾香粽、薄荷香粽、菖蒲叶粽子等等,但心中最合意的还是父亲生前包的芦苇叶粽子,只可惜今生再也吃不到了,只能把这种隐藏在心底的味道,和着端午一起咀嚼成鲜活的记忆、一种告慰心灵的寄托。

